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一九號

據清·吳九齡修史鳴皋等纂
同治十二年刊本 影印

廣西 省

梧州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 14/07



10096566

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臺一版

梧州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同治癸酉重鑄

梧州府志

板存鳳臺書院

梧州府志序

蒼梧自義井宅南交載在二
典禹貢為荊州南境秦屬桂
林西漢乃置蒼梧郡東漢曰
縣唐宋稱梧州迨明始設梧
州府領一州九縣我

序文

朝雍正三年分鬱林為直隸州以
博白北流陸川興業屬焉而
梧存邑五居東西粵之交為
要津余三奉

詔命總制百粵十餘年中數按部
其地見夫山谷出窅川流滌洄

而民俗簡樸古风未墜碩

去野就賢秀民亦時出其

詩書之澤以奉禮教乃知

聖天子文德涵濡化成久道固使嶺

外遐陬無不悉有進於古

而足以抗衡上郡也太守吳

序文

君九齡因郡乘漫德敬供

垂念文獻自公之暇與前史

亟鳴輦誨求搜採易三寒

暑書成適

簡畀廣州監司亟其書請余一言

弁簡端余惟周禮地官誦

訓掌方志以昭觀事以知地
俗是以小史外史特詳於周
官此志之所由昉也若夫志
之有圖又自宋敏求長安志
始夫欲知郡縣廣輪之數晰
其離合莫圖若矣矧梧自

雍正三年改隸更革迄今垂
四十餘稔典章制度一秉

賡謨而按諸圖籍未越疇曩名
實已非考稽胡據將使後
之人嘆郡事之闕佚當必有
任其咎者大凡今之爲郡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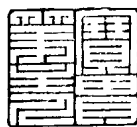
簿書期會爲官守致之爲維
日不足靳置身於無過之地
斯已耳而於顧名思義曰知
府問其郡邑廣輪離合有
茫然不知爾矣尚何有於扼
塞險要水利農功民風物產

與夫賢才之生孝弟之行哉
吳君知有後日之文獻則知
不昧於今日之周知也已予嘗
爲大司徒實總職方司險且
又忝制軍兩粵梧爲旌幢往
來地樂其志之成也因書以

告後之守土者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兩廣總督昭

信伯遼陽李侍堯撰



梧州府志序

輿地之志原本禹貢而嶠南
地里則先見於堯典申命羲
叔宅南交蒼梧即古交州然
則放勳光被四表日永星火
之墟梧其南祀平秩之尤著

序

者歟厥後秦漢游徼之吏所
謂東南一尉亦莫不扼梧以
為五管之橐鑰蓋其地錯壤
邕桂水陸四衝宦斯土者非
熟悉其星野疆域氣候土物
之宜與險隘軍屯文獻之蹟

則拊循防禦未易張弛而得
其要領也庚寅春予奉

命出撫東粵稽覽封圻滇黔衡岳
控引西陲蹇政通焉牂牁流
衍之境未嘗不時縈寤寐况
梧又輔車相依者哉會渾齋

序

吳君以梧州太守擢任監司
東粵糧驛謁見之頃接其言
論丰采已信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矣及受事匝月於公移
簿領中覘所建白則益信其
練習吏治寔有裨於國計民

序

生而非徒粉飾以邀取靈譽也太守親民其咻噢格人久矣因詢以格事則歷舉星野疆域戶口賦役軍屯文獻之蹟娓娓言之不倦而又旁及都嶠勾漏鬱潯山水之勝七

三

山五屯獯彘韞韞附注之情狀遂出所撰梧州志二十卷徵序付梓余惟郡邑有志即周禮外史四方之掌漢魏則附見於史唐元和郡國志及宋圖經皆按地編輯朱文公

序

大賢治郡所至率先取圖經況後之從政者乎余循覽是編文贍而事核綱舉而目張凡所記載均有闕治法以備軒輻之採詢與史例相表裏吾聞梧郡舊志漫滅殘軼垂

四

數十年今一旦裒然成帙使覽者於馬伏波飛鳶點之墜水之地徵文考獻以觀

聖朝文治光華之所被亦可謂當務之急而吳君之所以自起家為令至於太守俱循聲卓

卓圖治而得其要領也故西
粵治郡報寂即邀

恩命晉秩觀察又莞庾籍以字吾
東粵之民豈但不佞藉指臂
之助哉因弁數語以授劇氏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律

序

五

中林鐘之吉

巡撫東粵使者白山德保拜撰



重修梧州府志序

梧州粵西一大都會也居
五嶺之中開八桂之戶三
江襟帶衆水浚環百粵咽
喉通衢四達間氣凝結人
物繁興形勝實甲於他郡

序

庚寅春余奉

簡命晉擢粵西下車伊始適觀
察吳君將之任粵東郵呈
其蒞任梧州時重輯梧州
府志彙成一編乞余一言
以弁其簡端余按梧志創

脩於前明謝守續修於

康熙廿六年陳守距今歷
八十餘年檢閱舊志半多
凋殘剝蝕考古按今缺憾
良多夫郡邑之志雖僅一
隅而其間疆域之廣狹田

序

賦之增減風俗之淳澆人
文之盛衰以及學校城垣
建置異宜軍營糧餉今昔
殊勢欲期垂諸永久昭示
將來使夫因革損益之大
條分縷晰之細簡而能該

有體有要詳而曲盡不募
不支自非博稽載籍旁求
時事正其舛謬定其指歸
其能萃四方之文獻成一
郡之志乘哉方今

國家重熙累洽仁漸義摩薄

序

三

十三

海內外一道同風職方紀
載率土皆統矧梧郡為粵
西要地可無成書以脩採
擇乎今觀察吳君率其僚
屬暨郡邑人士不憚搜羅
精於讎校缺者補之繁者

刪之分門別類釐為二十
四卷閱兩載而始成因憶
余幼時隨侍

先父肅公之任粵東制府
道經蒼梧翹望都嶠之間
俯臨桂江之側緬維往迹

序

四

十四

慨於有懷茲攬梧郡全志
想像舊遊宛然在目不禁
狂喜移時一再流覽而不
能已時公餘稍暇輒為援
筆叙之如此

乾隆三十五年孟夏之月

廣西巡撫陳輝祖撰



序

五

十五

梧州郡志序

志識也。不以存古今於不敝信法權昭治術詳興廢而備蒐擇也。國有史。郡邑遜制則稱走走不備。則土地人民政事不可得而攷。余奉

命視學粵西。蒞事之初。即廣求郡邑志乘。欲以擴見聞。所未及而得之者。蓋鮮。其以是為

序

末務不亟求備者。非一日矣。梧兩廣之大都會也。前明時韓襄毅王文成兩公督師於此。先後勲業炳耀炎微。

國朝定鼎以後。掃逆氛而奠衽席。開州昧而

覩光華。百數十年來。

深仁厚澤涵濡陶育吏治民風莫不整肅而恬熙以至幽遐殊類革心向化。猗歟盛哉。夫

扼山川之勝。可據圖而辨。而載筆記言以詠歌。

國家之郵治其所以拯救而斬摩之者。夫豈可略而不講歟。乃梧志自康熙丁卯陳守脩輯之後。歷八十年矣。其間因時制宜。變遷改草。不知凡幾。舊志所載有未可執古訊。概今者不釐而訂之。冀以信今而傳後。

序

二

渾是吳公初為長治令。即志長治志成而改擢。以去洎為梧守。猶令長治也。守梧五載。興廢舉墜吏安而民祝之。取八十年中簡編之。不載搜羅。遐邇與一二同志參伍。攷訂去其疑而求其信。文省於前事。備於後簡。而談博而不穢。摭為一郡之綱紀。使後之守梧者。得有據。以協夫張弛。損